

## 自省另一只手

文/陈冠柏

冬日去日本北海道,自然被裹进了白雪世界。从札幌到小樽再到瓜里,一路任雪洒着,也被一路的洁净美着,没在雪上看到一片露头的垃圾,一团发黑的泥污。

住进朝里川的滑雪度假村,小木屋里炉火哔剥。办完入住手续,拿到钥匙,还特别地收到了一叠大小不等的塑料袋。上面各有编号,从1到10,还附了张说明。我们被友善地提醒,记得对照喔!一看,是垃圾的分类提示。早知道日本的垃圾分类很严格,但深入到酒店,还是头一回见。

接下来的生活增加了一项有趣的对照游戏。滑雪归来,一次暖烘烘的家庭晚餐后,就开始忙这游戏了——对照着分类的提示,把桌面上的弃物对号入座,食物残渣这个袋,用剩的包装纸那个袋,一只啤酒瓶瓶子、盖子、招贴纸分别装到玻璃、小金属、塑料三个袋,搞不清发泡餐盒究竟可不可回收……分分拣拣,说说争争,成了餐后余兴。

第二天,服务员来清洁房间,特别注意这10个袋子的盛装物。在一只装玻璃瓶的袋子里,她发现弃置的果酱瓶里有剩余的果酱,就仔细地把它倒扣出来放进厨房弃物袋,又撕下忘了揭掉的塑片贴,都无误了,这才放心扎紧这些袋子。

度假别墅有一个不带窗的阳台,温泉浴缸就置在窗栏下。泡在温泉中,看冬夜繁星,任雪花片片落进舌尖,享受着让人惊讶的纯,也不停地思忖刚才那扎扣垃圾分类袋的那只尽责的手。每天川流的住客,有多少清扫的工作量,能细到这份上,又是无声的自觉,不能不让人起敬。

联想到去墨尔本,在小锐家一住下,就看到冰箱上贴着的限水的蓝白色卡片。这张纸卡,设计富有人性化,图文配用,老少都看得懂,卡后有带磁性的贴块,可任意置于冰箱或其他醒目处。上面限水节水的内容很具体,比如给园子浇水,如果用手动花洒,上午6至8点可以,晚上8至10点可以;如果是自动喷淋,只准在午夜到凌晨4点。上述两种情形还要实行门牌单双号许可制。自动喷灌系统浇水不被允许。一定不可以用水洗车。给容量1万升以上的游泳池补水必须先获得许可。这张限水令作为政府的指令让家家户户都知晓了。

“都会照这个做吗?”我问小锐。

“当然。澳洲人守法,政府定的法规没人敢不执行。再说一旦违法,罚得可厉害了。如果查到,几百上千的澳币都可能会罚的。多次违反还可能上法庭哪。”

“政府没几人管怎么都能查到?”

“那你不能侥幸,也有人会举报。举报者奖励很高。说到底,还是讲觉悟。”

如果留意这张卡,可发现每个用水动作的手型都被漫画式放大了,或提桶或握水龙头,这手都画得大大的,配以禁止的叉,看得明明白白。

垃圾分类也好,限水节水也好,这些社会公益课题的执行当然首先需要政府这只手,颁布政令,但同时一点也少不得公众的另一只手,辅以实施执行的合力。北海道服务员的手彰显了自觉,墨尔本限水卡的禁止之手表现了约束,自觉加约束,才造就了文明执行力的手。

由此,忍不住做了回反省:我在内地住的那个小区管得应算不错的。社区置有分类垃圾箱,还特别免费给每户分发了可降解的垃圾袋,指明用于放厨房垃圾。于是我们认真真地做起来,还互相提醒着。有一回,保姆放随意了,想纠正她,她答道没事儿,都是随便放的。下去一看,果然,什么分不分类,能不能降解,都往一堆扔了。政府那只挺好的手也就空了、没了。■

## 守住暗象的世界

文/陈原

我喜欢被树枝树杈分解的目光,以及在分解里形成的天空格局。那空间很容易和人心相对应。你的呼吸是疏朗的。我也喜欢被树根分解着的泥土深处的格局,它充满沉默和力量,在那永远的阒无声息的黑暗里发生的一切,决定着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显像的世界形态。它和灵魂、思想对应。从这个角度看,孩子爬树的样子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宏大意象,那是从根到达树梢的完整过程,是大地深处到达广袤天空的过程。是可以延展为天地联系的一种方式。

在一个人的生命中,总会有一种岁月和经历是不能或者不敢去触摸的。那样的岁月只能经历,不能回首。如果不能生动,就不能存在。那样的岁月在生命里是一种突然急剧升温,又突然急剧降温的过程。然后一个人守住一个凝固了的火山口,各自保温,各自

守护。但那样的巨口无时无刻不在噬咬我们的生命。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的景象,它藏在人的内宇宙里。像冰海沉船。它分量太重,所以把人的生命姿态压得很低。

有了这样的内心,人的结构变得很紧凑。当人去读这世界上任何事物时,都是在穿过内心、穿过那些无数的往事丛林。我不知人心中埋藏了多少这样的生命内景。但一直觉得这世界并不是由看到的一切所决定,而是由那些无边往事和在世界背面存在着的事物决定着。所以就我们的人生价值来说,守住那个丰富的看不见的世界,比守住面前的这个混乱的世界更重要。

我们就一直站在那个内宇宙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过道上。我们站立得很惊险、很无畏。■

## 开会啦,开会啦!

文/何同彬

和饭局类似的道理,一个人“会”越多,就证明他越成功,证明他已经越来越重要了,比如领导们,著名作家们、学术明星们“会”最多。如果按照这个荒诞的逻辑,那我离成功也越来越近了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开会的机会与日俱增。但不幸的是,我却因此患上了严重的“恐会症”,只是这种恐惧除了鼓励我在开会的时候说几句不痛不痒的“风凉话”,并没有成功“唆使”我效仿兰波,在开会的桌子上当众撒尿。也许我和那些同样在开会的时候“心猿意马”的人一样,属于广义上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

当然,我个人“成功”与否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这似乎间接证明着文学的成功。中国文学每年要开多少大大小小、名目繁多的会?仅仅概括性地想一想,我都会一瞬间患上密集物体恐惧症,生理性的恶心和情感上的“欢欣雀跃”混合在一起,油然而生。文学边缘化了?这种观点真是滑稽。

开会的时候,我经常臆想,如果一位领导讲话或者一位教授发言的时候,会议室上的吊灯掉了下来,或者有一只发春的野猫蹿上了会议桌,或者一位仁兄,没忍住,放了一个声音极大的屁……但这样有趣的事情终究没有在我参加的会议上发生,它们永远是那么严肃、刻板,漫溢着不同程度的虚荣与亢奋。所以,在开会时睡觉不应受到非议和指责,因为在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会上,睡觉是正常的、健康的生理反应;那些装模作样地倾听、笔记,靠浓茶、咖啡或者咬手指维持清醒的人才真的有病。

开会,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宏伟病相之一,而文坛也不过是这一病毒不起眼的携带者。文学陷入开会的泥潭,不过是一场场献媚的闹剧,有着显而易见的让人厌憎的仪式化外观和虚头巴脑的表演痕迹。比如,会议上的座次和发言顺序,显示的不就是会议文

化在权力等级面前渗入骨髓的奴性吗?那些冗长的、不着边际的、大而无当的会议空话,不也是官僚主义体系运转的“摇头丸”吗?

据李洁非先生的考证:“《说文解字》段玉裁于‘会’字注曰:‘器之盖曰会,为其上下相合也。’原来,‘会’的本义竟是盖子,‘开会’也即把盖子打开。‘命佐食启会’,‘开吃’之谓也。如此,以中国而言,开会的起源在吃那里。”所以,如前所述,开会也即请客吃饭,会议的题目、内容并不重要,人们多数情况下也不在乎你在会上说了些什么,而吃什么、见到什么人、在哪里开、去哪里玩儿要重要得多。开会,于是变成了标题党与老饕、交际花、旅游达人们的狂欢。

当然,那么多的文学“精英”像华威先生一样忙于开会、参加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,鉴于笔者也是这一“钱规则”的受益者,在这里也就不好过多地大放厥词了。

最近一些年,学界流行研究文学会议,一时蔚为大观,几成显学。会议对文学而言,重要性自不待言,一如李洁非先生的论断:“现代以来,文学大抵无有哪件事情未经一定会议的协商沟通,也没有一个人文学生涯可与会议无缘。”但研究这样的会议,常常只是流于表面的皮相之见,因为会议的本真内容往往是那些文件、决议、言谈和回忆录无法呈现的。开会、讲话、文件都只不过是走走场罢了!中国的文化,永远是这样的隐秘的权术文化,映衬着人们那源源不断的隐秘欲望。

不由得想起《芙蓉镇》的结尾,疯了的王秋赦一边敲锣一边凄厉地叫号:运动喽,运动喽!星移物转,时下的中国不过是成年人一次次权力游戏、一场场奢华盛宴的重新开场,只是开场白不一样了:

开会啦!开会啦!■



萌  
摄/金程昱

## 望

文/李晓愚

农历每个月的十五或十六这一天,月亮最圆,古人管这个日子叫“望”。这一天,地球处在太阳和月球之间,太阳和月球刚好相差180度,太阳从西面落山时,圆月亮正好从东面升起来。地球上的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圆月,不过太阳和月亮却一个在西一个在东,相隔甚远,所以这一天就称“望日”,是月亮和太阳之间的遥遥相望。

“望”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就有了,而且造得很有诗意,“望”的中间是个“人”字,他侧身而立,垂臂弯腰。“人”字的上面是一只竖起来的大眼睛,就是大臣的“臣”字。我们说过人只有在侧面低头的时候,眼睛看起来才是竖着的,所以“臣”字的本义就是俯首下视,屈服听命。这个站立着的人,睁大了

眼睛,他的脚下还踩着一个凸起的东西,可能是一方巨石或者是某个山头。不晓得几千年前的这个人站在高处,举目远眺究竟是要看什么?也许是在眺望十五的那轮明月?民间流传着的望夫石的故事:丈夫远行从军,妻子登山遥望,年复一年,直到化为坚硬的石头。刘禹锡诗曰:“终日望夫夫不归,化为孤石苦相思。望来已是几千载,只似当时初望时。”每次读到这几句,我脑海中浮现的就是甲骨文中的那个瞪着双眼,怔怔看向远方的“望”字。

字典里这样解释“望”字:“望者,看也。”可望与看是一回事儿吗?台湾作家唐诺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观点,说:“每一个字都是独一无二的……因为每一个字都有它不同的造型长相、不同的起源,以及最重要

的,在长时间中的不同遭遇。”正因历史遭遇的不同,每个汉字都有它独特的记忆和温度。就拿“看”和“望”来说,甲骨文中找不到“看”字,篆书中“看”字上面是一只手,这只手遮住了刺眼的光线,下面是一只眼睛,在认真地凝视。如果说“看”是一个动作的话,“望”就是一连串的动作:登高、踮起脚尖、睁大眼睛,还包含着一种期盼等待的心情。

看看简体字的“望”,人、眼睛和山坡都不见了。只有右上角的“月”还保留了“望”的一些古意。明月引古人驻足眺望。李白“帘卷望月空长叹,美人如花隔云端”;苏轼感慨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;贾雨村惊叹“天上一轮才捧出,人间万姓仰头看”。现代都市霓虹闪烁,月光不再如古时明亮,也少了望月的闲情吧。■